

程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一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諡忠襄孫公

神道碑銘

有明三百年天下稱世家者莫如姚江孫氏其官則閣學而下六部三法司七寺翰詹坊局神道以及五府等官無不備也而其人則忠孝政事風節文章亦無不備蓋自忠烈公遞傳至忠襄公而明與之俱亡忠襄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燭湖宋乾淳間碩儒



也。忠烈公燧之五世孫尚寶司卿墀之玄孫士林苑丞  
縵之曾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之孫工部郎中樽之子  
公少嗜讀書先世自月峯尚書喜儲藏四部甲於姚江  
至是盡歸於公。按其首尾而讀之不以膏粱廢攻苦及  
寇應以門資得官公不欲也。成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時嘉興徐忠襄公石麒爲應天府丞公從之  
分別當路君子小人流品及廟堂諸文獻調爲北京兵  
部主事戊寅大兵薄都城傅城閉壘莫能測其進止  
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至卽南下耳。曷乘其未集而  
急攻之。楊嗣昌曰彼已傾國而入安有繼耶。又三日

大兵果挾西戎六萬由青山口入卽日拔營而南於是  
以公知兵不次進職方郎中是役也總督盧公象昇與  
奄人高起潛分辦東西二路督臣主戰奄人主和公論  
是督臣嗣昌是奄人故督臣死戰不予恩卹而奄人敘  
功求世蔭公憤甚疏格之奄人大恨適上幸觀德殿閱  
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楛稱旨乘閒讒公下獄時漳浦黃  
忠烈公亦得罪上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拜杖而後入獄  
其家人以橐餽至俱遭阻遏公撤已服用奉之甚謹稍  
閒從而受易世所稱漳浦三易洞璣之學莫有知者公  
兀兀聽之會諸生涂仲吉上書救忠烈上益震怒移忠



魚... 卷四  
烈於厥獄其獄中相與往來者盡掠治之公與黃文煥  
陳天定文震亨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皆被責詰  
或謂當異詞以求免公曰吾得爲夏侯勝之黃霸足矣  
何必諱乎聞者以爲名言宜與再相請清獄尚書徐忠  
襄公遂出公歸而買地築室將隱矣乙酉赧王起爲九  
江道僉事未上而南京亡先是公之同里吏科都給事  
中能公汝霖聞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  
兵拒之潞王已議迎降不聽熊公歸見劉忠正公崇周  
而泣劉公歎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公倘有能爲田氏卽  
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

君其勉之熊公歸而商於公然計無所出姚之知縣王  
曰俞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  
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衆遂攘攘不  
可止公方遣家人偵衢巷聞之遽率健兒鳴金鼓突  
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公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  
者如雲乃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爲兩營公主左熊公主  
右時閏六月初九日也浙東列郡人情正在恇擾聞所  
至竊竊偶語特觀望莫敢先發而公以中流之一壺激  
而行之遂皆響應公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  
稽章公正宸以鄭公遵謙等應之又次日鄞錢公肅樂



應之。又次日慈谿沈公宸荃應之。又次日紹之屬縣皆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監國魯王於天台。諸軍會於江上。張公國維指公言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汛瓜里者，公與熊公章、公錢公沈公太僕前分守寧紹台道于公。江上人呼爲六家軍。而公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公至江上，薦故吏科林公時對，請爲監軍。薦前進士王公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務。薦章欽臣爲大將，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爲火攻營。同里黃公宗義，以義兵

數百人從。公薦之爲御史。公於烈廟時，雖以知兵起。然將略實非所長。江上所仗庇者，惟方國安王之仁、顧悍甚。於是分餉分地之議，公等無所得。軍賦之仁之軍，視國安稍弱。其子鳴謙，畱守定海。思所以張之，乃招張國柱軍以爲助。國柱遂劫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越中震恐，朝議欲封爲伯以安之。公與宗義等議以國柱凶暴，旣不能誅，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列之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署爲將軍。時皆服公之守正。國柱雖去，遂據定海爲巢窟。鳴謙反爲所制。之仁從此懷內顧之憂，無心復戰。前此江上物論，謂之仁稍愈於國



安至是大壞於鳴謙之手。公悵悵日甚已。而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公又言故御史姜埰及其弟垓之賢。近聞其避地天台。乞主上特勅召之。埰知事不可爲。以疾辭。不至。垓亦從公幕而不受官。會聞黃忠烈公自閩出兵不克而死。公慟哭曰。先生竟先我去乎。阮大鍼嗾方國安疏糾東林餘孽。公與林公時對沈公履祥等竝豫焉。公遂乞休不許。公之令欽臣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既力陳西渡之策。方王不與同心。至是師日老。餉日竭。宗義言於公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公。公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公亦簡軍中

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於是公定議由海道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等官勅印。錢公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此閒攻其有備者也。五月。王加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督師如故。公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潛師出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沿海諸縣。尚寶司卿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等皆來聽命。浙西震動。公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鄭公遵謙等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公急還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翁洲。以觀變。時公



已疽發於背。至翁洲疾篤。問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道隆觀也。公歎曰：吾聞建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刃斫柱，血流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領張公裕以大船擊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十四日，賦絕命詞。錢公已先在翁來視疾，和公詩相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生於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得年四十三歲。配陳氏，封夫人。延齡藁葬公於蘆花畧。錢公具疏為公請卹於閩，而閩又破。明年，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公太保，賜祭九壇，諡忠襄。以延齡為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錢公草制曰：爾

父唱黃鐘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於國。爾尚克繼之。爾年少中丞哉，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中途遇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獨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翁洲，延齡進戶部尚書。初，公少應童子試，其師夢公簪花以第一人出。丁丑計偕，縣令梁佳植夢亦如之。公亦頻夢與古之大魁者遊，私自喜。孫氏於科名無不備，所少者此耳。或以已承其乏，其後不驗。迨公之葬，適在明初。狀元張信墓南，以為異事。予謂周官六夢，良多徵應。然如此夢，則鬼神之陋者，以公之所豎立如此，區區科第曾何足道。而況於冢木之隣，比足以重公乎？必欲比擬



其必求之文丞相陳參政之科第而後可。餘子非其匹也。翁洲既成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始復爲內地。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慟哭。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問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吾識之。導以往。扶歸姚江。改葬於燭湖。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公所著有五世傳贊存直錄。其詩文不盡傳。嗚呼。世之論是舉者。皆謂畫江之始。不當以軍旅大杖拱手而予之。方玉以是爲孫熊諸公咎。予謂公等固未必知兵。然以當時之匆匆。亦不能不資一二宿將以爲衛。不料其狃狃至此也。方國安縱恣無狀。蓋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

位置。若王之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衛軍。皆其舊轄。公等欲不予之得乎。且以顏太師之忠。輸一著於賀蘭。進明而卒墮其業。鄭畋之忠。困於李昌言而不展。王庶之忠。亦不足以制曲端。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求諒於天而已。而況天心既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之才。力不能濟。而何論其餘者。至於江上諸公事蹟。其脫略莫甚於公子。見錢公肅樂集中。有爲公辨誣疏。雖存其目而失其文。不知時人所誣者何事。錢公所辨何語。諸家作公傳志。皆寥寥少攷。索予以乾隆丁巳拜公墓下。孫氏後人爭來問公遺事。因請予爲埏道之



文以補諸家之闕。見聞荒落，不足以稱孝慈惓惓之意。良自媿已。其銘曰：

聖朝受命，百國來同。稽山甲楯，詎足成功。奮臂一呼，浙東雲連。雖然燭火，殘喘所延。以酬高廟，以報烈皇。以見忠烈，世臣有光。蘆花寒月，夜色漫漫。公尸雖返，公魂未還。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

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崇明沈編修文鎬，予同年友也。以予曾觀舊柱下之史，屬纂其先司農公神道之文，惟公精忠大節，足與日月

爭光。而於吾鄉尤有遺愛，所不敢辭。況編修爲公羣從孫，能以表章先烈，是念尤可尚也。按公諱廷揚，字季明，一字五梅，自少喜爲有用之學，不屑屑章句。由蘇州府崇明縣學諸生，入太學。崇禎九年丙子，河道累決，漕運艱阻，不以時至。思陵患之，公應詔上書，言海運可復。思宗召見，公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失，費尚省於內運。臣生長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淮上截漕，竟出淮河口入海，放洋尤便。臣以爲可行，因上海運書五卷，思



魚... 宗下戶部覆奏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奏言元時故嘗海運每歲風波飄蕩累有沈溺則人米俱失國初軫念民命故開濬會通河故道改從內運今一旦欲復海運則必另造船隻召募水手費用既多未易猝辦一旦風濤不測傷人失米誰任其咎思宗不以爲然凡三覆議而戶部終莫敢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書生未諳海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爲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行之果然有效則海運可復也思宗以爲然於是公試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子之

公奉命出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公以廟灣六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而遣其家人致箋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就道柰何尚在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思陵大喜而戶部諸臣尚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揚饒於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公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公登岸日期皆與公所奏合思宗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



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公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  
內漕之半公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年癸未  
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初大兵之下  
松山也繞出洪承疇軍後圍之急十三鎮援兵俱不得  
前城中餉絕道已斷思陵召公議之公請行自天津口  
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  
公還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  
三鎮之半從公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有濟而惜乎莫  
有見及之者甲申正月流賊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公言  
於戶部尚書倪公元璐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糧

二十萬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  
或可以濟倪公然之公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公振  
飛然之顧漕運甫發而三月十九日之報至路公馳使  
追還赅王稱制詔公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公疏言  
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  
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鬪堪充水  
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過三十人今海運已  
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  
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  
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公聞歎曰誠使是策得用吾



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行。但遣公運米十萬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公舟。公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亦時相之私人也。軍務一切不問。淮上五解。公以部下歸。崇、明嗚呼。唐德宗之自奉天歸也。不有韓晉公。幾於再致大變。是雖李渾。諸元老所無能爲也。以公之才。亦幾幾乎晉公之流輩。而天亦厭明。不佑其成。宋南渡之不振甚矣。然海陵大舉。尚有膠西李寶之師以撓之。使乙酉之議得行。南牧之兵寧無返顧。而明亦自絕於天。羣策總屈而不施。大兵下江南。公航海入浙。監國加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浙直欲令公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公公乃之翁洲。欲以翁洲將黃斌卿之兵入吳。閩中亦授公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公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民間。今將何以足食。公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畧。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翁洲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所擾。則皆公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於翁洲。斌卿猶豫不欲。



魚尾... 卷四  
應之公曰事機之來閒不容髮奈何坐而失之定西侯  
張名振慨然請行邀公爲導公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  
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而食盡名振重  
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  
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  
者不死名振與張都御史煌言馮都御史京第皆雜降  
卒中逸去公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  
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謂大兵曰我都御史也汝  
輩可解我之南京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四月十四  
日事也經略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公有舊然不敢見

使人說公曰公但薙髮當有大用公曰誰使汝來者曰  
洪經略也公曰經畧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  
建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公不可屈  
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擊  
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  
邦定及公從子甲皆死之而公之親兵六百人斬於婁  
門無一降者時以比田橫之主焉公之死問至翁洲哭  
聲如雷立祠祀之生於萬歷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  
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葬於某鄉之原予讀諸家所作公  
傳其事多不核如公之應詔請復海運在丙子其後督



運七年而茗人溫氏作公傳以爲倪公元璐在戶部時則其辛巳以後事其誤一也公於甲申春至淮欲運米入京漕撫爲路公振飛而鄞人董氏作公傳以爲田仰不知田之持節在赧王時其誤二也松江之役在丁亥而淞人楊氏移之至庚寅辛卯之間則其時江南已大定矣其誤三也溫氏又謂公上書時已官舍人不知其爲諸生也生平百年之後以言舊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不及今攷正之將何所待哉編修曰善請更爲之銘其詞曰

鴨綠之運不救松山之危直沽之運不救太倉之飢育風狂崇吳淞失期到頭一死降臣忸怩吁嗟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其翁洲之枝北向崇沙之鵲南飛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碑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



氏彪炳人聞而王公之死為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篤菴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畫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上疏薦公為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義連營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

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既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為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為巢穴其地瘁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其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為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



魚耳亭集卷之四  
而去。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相襄甫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

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大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大兵不能久駐山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嶽，以巖險爲關，軍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嶽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閒道入杜嶽，擊破團練。大兵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己丑春又破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旣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



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汎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收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大兵方攻公塘洞

士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義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侯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



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玉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燬而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於

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酈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

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自

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閣部朱公大典嘗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瀰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



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大兵三道下翁洲  
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  
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曰溪  
之間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  
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  
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  
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  
定海以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  
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摘其  
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

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口無  
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  
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植  
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剖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  
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  
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  
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  
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  
以例沒入勳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  
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



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  
是以公首梟示寧城西關門鄞之故觀察陸公宇燦故  
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  
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  
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  
既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  
察之弟宇燦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  
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束蒲爲身而葬  
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  
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入

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  
予嘗遊大蘭一帶良屬巖巖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卽令  
大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桃  
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爲黠黠灌此無惑世人之笑  
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  
資糧屛履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卽墨雖有所  
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義以  
爲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  
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  
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



子經異之請為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分貶貶為後梁州之柳骸頑  
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為蒼水尚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  
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  
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  
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墓在蘆花畧汝他日可  
為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乾隆  
戊午始克為之參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

加克字殊名

攷翁洲遺事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南  
直隸應天府江寧縣人也少伉爽有大略壯遊京師東  
廠太監曹化淳延之為上客時奄人中惟化淳以王安  
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聲息熊公  
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公實未嘗識面  
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乙酉南都破安撫使至  
浙東公獨不受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富平將軍時肅  
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守翁洲翁洲與石浦相犄角  
斌卿因與公為姻薦之閩中時閩浙方爭而二軍兼受  
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為錢唐之援未



行錢唐師潰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南田公棄石浦扈王欲保翁洲會叛將張國柱以軍攻翁洲斌卿求救於公公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從公計無所出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共扈王入閩王晉封公定西伯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中招故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入不詳而公實未嘗歸而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斌卿見公之以孤軍依之也稍侮之丁亥松江帥吳勝兆來歸請一軍為援願以所部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於翁洲之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等爭勸之

其人既遠石浦  
接石合祐文

公遂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死之公得逸復入翁洲而其弟及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侮之公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之隙始大構此據黃董力守諭高文宇泰所紀皆然則黃曲張直顯然矣黃之罪莫大於拒監國而舟山志以為黃欲應吳張竊其旗先往則初公之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誣甚矣德公而說進使叛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從南入閩招軍頗盛王既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伯至是公由南田復健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閩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與進迎王次於健跳斌卿不至大兵圍健跳進使人告糴於斌卿又不得於



是公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沈之於海斌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甚且訴其死之屈以爲公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於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國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於己丑微公合軍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乃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監國旣居翁洲晉公太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本斌卿將公與

進招之預平翁洲之功公頗忌之遂襲殺焉朝先驍勇翁洲人仗之及死部將遂多降於

本朝請爲鄉導以攻翁洲予嘗謂公之殺斌卿爲有功而其以非罪殺朝先則有過此則不能以相掩者也辛卯秋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畱阮進守橫水洋以弟左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勳守城而自以兵奉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公借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吾豈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世勳名揚力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



名揚有見曰名  
甲二同瓦

性公金山寺題  
詩據監國紀年  
舟山紀略在壬辰  
十月北崇也  
性公致於乙未十月廿日  
成時有大旱強於海  
先世名電有於主時  
起於年序大呼克帝  
教於而卒其日有白  
鶴於千原監註於日  
初此於舟山紀略而監  
國紀年則以為始於甲  
午十二月

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名揚偕其弟及妾闔門  
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順天顧明楫亦豫焉公聞信慟  
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  
而止乃復扈王次於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  
焦遙望石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長  
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請  
為內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是  
年公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公蒼水悉以後事付之論  
者以為陶謙之任豫州不是過也蒼水為葬之蘆花畝  
初翁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致

敗不數月沈公泊舟南日山矢維不知所之或以為公  
本奉王以逃而覆沈公以弭謗然公一門俱在危城而  
但奉王以逃固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定其為公  
要之公之累蹶累起以死奉主其精忠不可誣而恃險  
輕出則亦天意為之不可以成敗逐雷同之口至於當  
國之後多病其專諒為事之所有然以公有丙戌己丑  
兩度之大功吳淞翁洲闔門之大節卒之再入大江以  
求申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輕出之罪吾固不  
必為之諱而以為賢於黃斌卿萬萬矣今之作翁洲志  
乘者曲筆於斌卿而深文於公混祀斌卿於辛卯死事



淚石可同

諸公之首而公兄弟反不豫何其謬矣一至於此耶子故序公之事鏡之墓上固非但畢吾族母之志也更為之哀詞曰。願其真命。蘇蘇與夫。特劍。聖王之。翁洲石浦彷彿於殘宋之匡山公魂不死長留此間功過不掩曲筆宜刪蘆花寒月如聞哀淚之潛潛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張公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碩有勇幹善料事以家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年尚未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

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尚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公孫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尚書猶龍陳給事子龍李舍人待問皆松之望也無凡遠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為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賊之曰此大事何匆匆無凡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夏陳諸公相約以袍笏列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東林之錢尚書所不肯為而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凡護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即授御旗牌總兵



官都督同知福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公任水師。率麾下從。馮牙將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出走。張公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關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應元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飄泊蠓灘。鰲背之間。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乎。

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閒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薙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爲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行誠。而字無凡。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亡。無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



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為一大冢。瘞之。徑詣轅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既不得自由。密遣人四出訶茂滋。聞其羈鄴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為前許葬之帥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帥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閒為言茂滋忠臣。奇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會鄴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

閩中劉貢士鳳翔亦為言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為力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其銘曰。

都督晚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尚交張杰。懸壘之役。實所決裂。嗚呼。稗官一何失實。不負鮑淵。忍負蒼水。宮山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遂無誤毀。

治梨洲原著  
錄不方以之

鮑琦亭集外編卷四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錄

此處文字因墨迹重疊而模糊不清，僅能辨認出部分字樣，如「明神宗」、「乙酉」、「王師南下」等。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

鄞全祖望著 紹衣

碑銘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此文已編入前集

乙酉 王師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

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

死於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時僕

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

其還見於其姻家董戶部德傅之詩閣部之死於南城

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軍



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馬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效乃以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於讒口外則諸鎮不用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謂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以爲後圖公曰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

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鄞人也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隕於兵嗚呼公志在死卽留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爲孝陵弓劍之光正不必謂定借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部耳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爲莊簡之孫而有光於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爲公立附傳於閣部卷中顧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其已爲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權史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偁子



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民昕夕泣血望  
父而死一子兆豸有異才以公之殉於揚也不忍家居  
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  
兆豸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  
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牽連  
附志之其銘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  
作葆茲家聲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之禍其時故家遺老益多豫

其謀者及爲夫已氏所告五君子被繫夫已氏謂其客  
曰盈城士大夫讐我矣當一網盡之於是復使其客上  
變次年人日所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  
故儀部李公桐爲之渠大訊於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  
相與捐數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畱身  
以有爲者不能不爲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  
不出一語既得出高公歎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  
及也論者亦謂當此大厄強項不屈而卒得不死以爲  
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隕黑宰耳今得見白日而  
死可矣於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問遺言張目



魚城正身文錄 卷三  
不答高公歎曰吾媿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  
年六十有二李公諱桐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  
尚書諡忠毅櫟之從弟也崇正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  
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頒下四條曰脩城  
隍具器械廣積儲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  
文丞相諸祠更築亭於東山以爲觴咏之地署曰水許  
取坡公水則許我之旨也尤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  
陳文忠公子壯廣之南海縣人也爲公座主亦遣其子  
土庸師之直指使者薦於朝思宗召見賜以白金且用  
爲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令多死宜興當國請以

諸覲吏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覲吏入臺省  
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蕭然  
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所作入境詩皆  
比之元結春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興獲罪公等皆召還  
再入對議用爲給事中而三月十九日之變作閒關南  
歸福王之立貴陽當國政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  
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公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  
無所據而止公曰吾求諒於先帝已耳臥家不出踰年  
而江上師起以薦召爲儀部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  
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際亦豈不欲徘徊事變以爲



魚城集卷之三  
後圖其所懼者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  
炎午之惓惓其可不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  
胤亦囚蛟關馬櫪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文玉已孀居  
傾家爲父而前御史禾人曹溶方在杭爲助殮事同里  
萬泰以其喪歸及文胤得脫而公柩至矣家人出公獄  
中所衣毳其毛寸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胤再下府獄  
竟得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爲臬堂先生者也葬  
公於東臯之省奧安人邵氏附文玉年二十其夫溺於  
江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江面浮出既喪父削髮爲  
比丘甬上稱爲梵淨師者也又八十年公會孫世法勒

石墓上而予爲之次其略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梨洲前輩記其  
事矣使君曾孫鏗選以爲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中所  
寄手蹟乞予更志其窆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合滇  
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  
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逃去獨  
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  
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  
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間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



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尚與孫熊諸公畫江  
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  
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  
請効死而況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  
其忍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  
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為淨土在旦  
夕閒顧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  
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  
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為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  
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攜小妻舉二子

長子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恭奉母家居即所稱孝  
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定孝子曰  
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  
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  
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  
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訖數日則又得錢聽者  
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為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  
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於死者數矣及至滇  
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  
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



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為人記室以得備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鄞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使君諱士驩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卽鏗選父也孝子既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寧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卽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爲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鏗選以

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理朽骨於瀕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羈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慈烏墓門之栖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退山侍御墓文予既命其子濬恭援司馬溫文正公序十國紀年之例卽用予所作東村集序上石而濬恭以生卒月日子女之未備命予補書予乃援柳州墓石蓋文之例另敘一通以復濬恭侍御諱肅圖字肇一學者

此下等如是在  
濬恭之父執事曰  
世於義不為乎



稱爲退山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廣之孫。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益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翁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生於萬歷丁巳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葬於東吳書院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卽爲忠介後者也。次澄。恭。漸。濬。恭嘗謂子曰。不肖年十二。卽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上。先君輒稍悅。四顧指謂不肖。此汝世父故營。所稱瓜

瀝軍者也。此故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瀝六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啓睿及予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常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雷黃氏之支軍也。其湖山之小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之小營。則故侍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



之麾下也。其獨當小壘者，故義興伯鄭公軍也。其在下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遙駐龔山一帶者，故尚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姚公志卓太僕方公端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此王武寧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則必嘯然而哭。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藩帥之強弱，琅江長垣鷲門諸藩帥之順逆，先君嘗終夜為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尚少，不能強記。又曰：不肖輩隨先君於淮上，時河道制

府靳公真賢者，延先君入幕，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為假館於外而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又曰：先君臨終戒不肖兄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已者也。若汝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於其中。嗚呼！予生也晚，不及奉諸遺老履絢，而世更百年，宛然如白髮老淚之淋漓吾目前也。斯即見斯文者，猶將為之涕泗不已。而何況於濬恭兄弟乎哉！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人吳農祥晚出，欲為名高，移書謂侍御不當出而為索食之遊，侍御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笑之。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恭已為忠



介後而有子懿藻能追念本生謀爲侍御置墓田以崇祀事是則可嘉也爰卽詮次其語列之蓋上而繫之以銘其詞曰

荒朝柱史東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吾疑爲血淚之所封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鄞明年其第七弟兵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濂字兼

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爲詩亦工書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曰非不知其不可顧錢郎播遷天末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爲誓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聞道赴之張公倒屣迎曰段文鴛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



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原無已時終爲家門之累頗相齟齬兵部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閒爲入海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爲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菴中泣血紡績以求歸貲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學道於戒珠菴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己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爲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郎沐日亂後爲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徒不可蓋泥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銘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人以巾幗芳年矢苦節以報之何其烈也濬恭以忠介爲所後父以安人爲慈母故兼承其祀而乞予爲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斯其爲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冬青之樹鬼車過



之尚知所懼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忠介錢公兄弟十有二人而推官肅典居第九起兵時諸弟從軍者四人推官年尚少未豫也丙戌從諸兄浮海戊子忠介殉於琅琦己丑叔兄檢討殉於福安推官展轉閩浙之間庚寅從亡其保翁洲始有監紀推官之命翁洲內附之後又五年卒以義死嗚呼何錢氏之多奇也推官故吾全氏壻未及娶而航海及歸卒不克娶而死其年僅二十六歲嗚呼錢氏故世受國恩然忠介仗義於天地崩裂之中者四年足以報矣檢討抗守孤

城接踵喪元亦足以嗣其兄矣推官似亦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殆有幸於得死而恥託於可以無死之說者耶其亦異矣推官之仲兄侍御有哭推官文顧嗷嗷不敢詳其事予嘗以問之先君則曰翁洲以辛卯破甲午推官與其叔兄樞曹航海復入閩南諸島因同蒼水張公入長江乙未蒼水居翁洲推官兄弟復赴焉然又時時入內地以諜消息丙申中朝遣大將軍宜爾德帥師再入海推官方與樞曹渡海告警追騎至樞曹得脫走而推官被執帽落髮鬚鬚然周臂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醉臥土人至者問知其爲忠介弟競憐之或遂欲脫



其械導之走推官乃昂首歎曰吾亦安可以頻辱哉謝遣土人呼騎起偕之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時丙申七月十有一日也嗚呼推官欲逐虞淵之日勢不至化爲鄧林不止卽令是時得脫虎口亦終難必其免於死也終於難免則不若早從其兄於天上之爲愈矣此推官之志也顧如土人者殆亦山谷中有心人乎推官當蹈海時猶挾忠介遺集以行尤可悲也近者忠介嗣子濬恭以先集來因與予語及諸父死節諸佚事予舉舊聞以告之濬恭喜其歲時之覈足補家傳之闕請援檢討大招之例并爲推官置兆域而皆摘詞於其石推官諱

肅典字叶虞其世數見諸兄碑志不復具其銘曰  
不降其志懼負其兄不屈其節懼累其生所惡有甚於  
死者相與羽化而同升

### 明錢八將軍墓表

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有同七世祖弟肅繡字文卿世所稱錢八將軍者也錢氏爲吾鄉望族世用簪纓禮樂著無以勇力見者太保尤孱弱而文卿獨力扼虎射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太保起兵其同產弟從軍者四人從子一人又族弟二人曰肅文肅度忽於衆中見文卿仗策請自効太保以其



恃勇恐至蹉跌過之不許列名文卿變姓名注籍諸將  
幕下及太保親誓師見之駭曰汝必欲隨征耶江上出  
戰文卿爲先茅浮白大呼挺刃直前當冲种刃勝出不  
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權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  
還營一軍皆驚而文卿意氣自若其時太保軍中多魁  
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百夫之特而文卿以兄弟尤勤  
於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顧太保時時憤諸營濫  
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文卿在行閒積功甚多而官  
止參將嗚呼吾讀諸史北齊之彭樂唐之郭琪皆臨陣  
腸出以爲何勇悍若此近則攻臺灣時藍理亦以此得

大用而文卿以一書生同此奇勇則幾幾乎過之乃僅  
効其長於燭火之一隅兵解以後窮老桑麻之閒掩關  
不敢輕出惟恐爲霸陵之尉所呵而且飲無何鬱鬱以  
死身死之後世亦無復知之者悲夫文卿事太保甚謹  
是時淡巴菰初出然薦紳士人無用之者文卿一見好  
之太保見而怒鞭之文卿惶恐扶服謝過太保撫之而  
止嗚呼斯其所以爲忠義之子弟也耶太保嗣子濬恭  
以予銘其家先德之備也請并爲文卿表之其銘曰  
扼毒龍斬赤豹萬戶侯安足道乃數奇投海嶠老失職  
嗟不甲我銘之表忠孝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冬以商籍入浙。都督由是家錢唐。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擊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効。忠介大奇之。拔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麾既畢。則

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既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請念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既卒。都督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尚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漓。下辛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燦謀竄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挑



南雷叙此事  
筆力最奇  
後山及為便不佳

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  
之守者以為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既見所鼻首怒  
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命乎拔刀擊之首墮城下  
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廩廩而訕使已拾  
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都督之出  
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既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為業諸  
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  
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  
先贈公曰神或即錢王二公之讖也都督歎曰然則吾  
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既死朱  
鳥哀鳴誰憐蕉萃為賦大拊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趙  
苞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一死自謝終為恨事徐庶  
之從魏先儒不以為非然夷攷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  
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  
亦未為得獨周虓入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漢中再徙  
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僨事



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畧。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旣以不練之兵烏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且耕且屯。最爲居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

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屏履之助。故杜畧一軍之強。甲於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羆。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公避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其髮。以浮屠服至杭。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



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於是夫人晨夜執蹊訴諱公乃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去隣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既脫攜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以迎者如蝟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公至謂山寨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畧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蹇於制舉其起兵時尚未爲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畧同時李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於浙東物色得之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羈之也李公亦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遯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



之事已詳於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爲其神道之文乃卽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蠖屈終於鵬徙縱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傲屣

明故太僕寺少卿眉仙馮公神道闕銘

公諱元颺字沛祖別號眉仙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太常卿若愚子工部司務季兆孫封布政使燮曾孫太常子三長元颺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次元颺兵部尚書而公最少馮氏於慈谿代爲冠冕家而津撫兄弟尤以盛名見重於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東自沈朱二

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自附於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蕺山漳浦亦無異論公於其時步趨二兄之側所聞所見莫非奇節偉行而公不甚自暴白也崇禎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時寇禍亟思宗倚任尚書與戶部倪公調兵調食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尚書在中樞其兄又爲畿甸開府未必能盡潔身苞苴之外思有以嘗之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見尚書以事冗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公也公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公怒標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



曰真吾弟也次晨尚書入朝思陵迎笑而語曰卿家三  
相公真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  
上所遣也津撫聞之亦大驚而於是三相公之名繼大  
小馮君起是科公以五經成進士時尚書爲國理樞務  
日憂日瘁又內懼思陵猜疑之跡遂成沈疾思陵疑其  
僞託久而知之乃得假歸而謗之者終以爲避禍而去  
津撫進南遷之策旣不得達京師遂陷津撫誓師討賊  
監司內叛自拔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臨難不死加責  
備於是大小馮君相見於杭執手流涕共約赴南都請  
復仇自劾而赧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概置不用甲申  
九月津撫與尚書十日之中相繼以鬱鬱死尚書臨終  
謂公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其勉之公號咷  
曰敢不爲國盡死公以丙戌之春赴南都授兵部主事  
已而靖南伯黃得功出討左兵請監其軍乃改上江兵  
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蕪湖告捷而大兵渡江赧王  
蒙難公跳身至錢唐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  
荃起兵公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公太僕寺  
少卿公輸家財以充餉而江干又破公歸哭於兩兄之  
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  
冥助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拜先墓矣遂赴



翁洲時翁洲為威鹵侯黃斌卿所守公至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公呼天長慟公以貴介子弟少未嘗遭困苦至是驟加憂憤神氣俱索終日望海咄咄不數旬而亦病病甚不肯進藥斌卿往視之公張目曰下官累世竝受國厚恩而先伯仲尤為國家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嗚呼以予所聞公兄弟三人之生平而論之津撫老成忠謹則有餘而稍嫌才短尚書才足辦事而或言其過於博大然要之皆正人也津撫之不死於津與尚書之間變而未死其意原欲以有為乃南都諱言

夫人志墓書  
本書英而不書  
生元明人始生  
並書自後未有書  
生而不書卒以  
此文者  
全氏於殘碑  
未節碑碣文  
多以此何有於  
此為佳

討賊於是二公悔當日之不死而卒以死自明此則心跡之昭然者也然使二公少更濡遲以及畫江之印則必出而有為其出也究之亦歸一死則前日之志得申而天下後世無異詞故論者惜二公之死稍晚而予反嫌二公之死稍遽試觀公以甫經釋褐之進士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二公之志也哉公生於萬歷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二歲夫人某氏子某自公歿後翁洲遂成域外又四十餘年而始得歸葬先塋之次又四十餘年而予為之銘其詞曰  
東林黨人大小馮有志未遂長負恫誰其竟之三相公



野棠猶映棣萼紅

...

...

...

...

...

...

...

...

鮎埼亭集外編卷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三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古今來保孤之事，嬰杵而後，如漢李陳二太尉之有王

成朱震，唐張丞相濬之有葉彥明，方學士之有魏澤，莫

不豔稱而樂道之，蓋不負師友之誼者，使其與人家國

必無慙德，倘盡如王舒甄邵之徒，將取室毀子，必使覆

巢之下，竟無完卵，而人類可盡化為鴟鴞矣。順治戊子，

吾鄉殘明諸臣，思翻城迎故主，事洩，死者，兵部華公嘿



農屠公天生董公若思評事王公石雁推官楊公瑤仲而推官之弟御史圓石亦連染於難其發難者降人謝三賓也三賓與推官之父最厚而以反覆不持士節見擯於清流至是刺得其事告之六人者既死妻子皆應北徙爲勛衛役華夫人陸氏小楊夫人張氏最先死大楊夫人沈氏屠夫人朱氏相繼殉華夫人將投繯忽徘徊曰職方一子已殉僅存一子挈之死則絕嗣爾之則辱將若之何其時董戶部守諭高隱君斗魁輩听勿必造五家之門勸以早自裁恐一旦發遣且卒卒莫措手足既聞華夫人命相聚商榷林先生荔堂曰是易耳乃竊取職方之孤匿於家而取瘞子以代當是時三賓方眈眈然誓不盡殲諸人血嗣不止諸大吏亦以事勢有關偵邏四出倘遭發覺禍且不測顧先生行之泰然踰十年累更肆赦爲之婚哭而誠之曰汝勝國忠臣之子也汝父死吾捧頭舐血而殮之汝母死吾躬市槨木焉吾亦不料其得保身以保汝也今幸矣吾不負汝矣雖然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不具此骨汝終非華氏子也汝負吾矣乃爲之復姓而遣之諸遺民爲作孤兒行以紀其事嗚呼三賓殺故人之子以遂其私先生不顧其身以存故人之子氣類之相懸一至此耶林先生者諱時



躍字遐舉別號荔堂世為浙之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於太常卿時對為兄行而先生之年輩為太常所嚴事以明經入太學少弟時象亦有名時稱三林畫江之役諸公累疏薦先生謝曰時事不可挽也即家版授大理評事固辭而周旋忠義之徒甚篤張公蒼水轉徙山海密書往復一歲數至其出仕新朝者求一覲其面不可得也悲憤之餘發諸詩歌則晞髮白石之儔也晚年與徐先生霜臯緝甲申以來枋社死事諸公各為之小傳而取其生平著述之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集其鶴山書院集如干卷太常與同志上私諡曰端

節因思喪亂之際如寧都彭兵部劍伯保清江楊閣部之孤吾鄉陸公子披雲保華亭張閣部之孤皆以知名然而兩孤不過畏官司之不赦非有怨家剗刃於旁也如林先生者則更危矣乃百年以來漸無知者夫非文獻不足之故歟先生之族孫某聞予言而泣然乃乞見之貞石之文以發之予文雖劣弗敢謝也詩曰我聞防風其骨一節足見全體兮先生之行采薇采芣差足比擬兮手提孤兒以還死友不畏焦原兮以彼其人故國故君死且弗護兮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志其詳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顧於先生大節尚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爲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吠堯之嫌盡在蠲除不及是時大聞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落先生之子經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爲墓碑一通以補其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爲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崗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載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顧徧謁諸薦紳莫有以爲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

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譌但彼以喀血踰年不應容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臥內告焉錢公亟強起曰不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虛左席以讓錢公而夫已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書定海鎮將有請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譖詳見予所作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寔儒獨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行也先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爲孟傳遂使



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邑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次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報。黃侍御宗羲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卽此已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爲之崩裂。諸軍航海。先生爲馮王二侍郎募兵於榆林。已而皆破。於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謀者。令訪

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閣部之孫以俘至。亟治橐饘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燦。使爲脫繫。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葬之。己亥之役。蒼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爲之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箸。是時蒼水在海上。遙仗先生爲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維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怪也。先生諱宇燦。字周明。別署贛菴。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右都御史世



科子生於萬歷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  
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燦爲士私諡曰節介娶周  
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  
祔葬於城西右都墓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囊雲王  
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楚合爲一卷曰霜聲集先  
生旣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宦達聞者  
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  
崦之日潮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  
鄧林試遊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 楊職方瑩域志

楊推官兄弟共七人而嫡出者五長推官次職方次文  
瑛早卒次御史次參軍皆以殉義死而職方最後其絕  
命詞曰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故同難歸  
安韓炎士殞之湖南山寺旁韓卽求仲之子也又十二  
年石門曹給諫廣仗義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參軍死  
閩無骨可歸而於職方則爲之兆以待遷祔後三年同  
里林太常時對與先贈公復招魂以葬參軍因議歸職  
方之柩先贈公曰職方遺意不必歸也夫南屏數里張  
公蒼水之骨在焉而職方偕雪竇山人均以幕府賓客



其死同葬之地又同。又奚殊骨肉之相聚矣。於是諸遺民與楊氏皆以爲然。不果遷。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蒼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得之灌莽中，爲加封之。職方本末已具，予所作楊氏四忠雙烈合狀中，同遊厲君樊榭，以爲當更志之，以備湖上掌故。予乃略舉其概以答之。嗚呼！推官兄弟，其當甲申以前未嘗邀解巾釋褐之恩，徒以文懿康簡而後世臣之誼，不肯負國，截江之舉，欲聯閩中以助浙者，御史最有勞，已而事去，其謀會同山海以復江東者，推官之力居多。禍作牽連，御史參軍而職方獨得脫。推官御史被難，參軍逃之，劉公中藻軍次年亦以守福安死。假令職方柴門謝客，自託於養父，以終身，有何不可，而必不自晦，奔走海上，求遂其兄弟之志，以相從於焦原則亦良可。悲矣！職方諱文琮，字天璧，鄞人。故諸生，監國授職方郎中，娶李氏，早卒。其死也，以海上將趙彪營中降卒來告，捕至錢唐，賦詩絕吭而卒。於是其庶弟文珽、文玠及諸從子皆遣戍，斃於路。其家再被籍，一門無復遺者。其銘曰：

推官之弟，御史之昆。蒼水之客，雪竇之倫。南屏山色，足慰精魂。何必鏡川，戀茲社枌。

明晦溪汪參軍墓碣



丙戌之夏浙東之勢不支姚江督師孫公嘉績熊公汝霖皆不復能軍以其殘卒付之侍御黃公宗義黃公因與同官王公正中合軍料簡士伍尚及三千欲渡海取鹽官駐兵潭山浙西烽火響應其時總統列將者吾鄉奉化汪涵叔度也叔度少學於侍御忼慨喜言兵法時中原鼎沸累欲棄諸生從戎至是遂參軍事已而歸安茅翰飛卿以浙西諸公之使來叔度與談兵大喜茅氏自鹿門止生以後皆好兵事飛卿益甚侍御留之使與叔度共事無何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潭山之師踉蹌而歸沿途爲大兵及降卒所梗塞侍御乃諭軍

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尚得親兵五百叔度爲前導重趺閒行得達四明山中駐仗錫寺侍御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貧不可就之求糧一日侍御偶出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於是山民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寨中倉皇出鬪皆徒手死者十九叔度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鬪而死飛卿亦歿於圍中是役也論者皆咎軍律之疏致崎嶇百死之義士盡爲國殤雖然當日之捨攘人力莫施豪傑之士不過存一穴胸斷脰之念以求不媿於君臣之大義而已不然遠揚而去又何不可而必以身殉之乎



叔度居奉化之晦谿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其  
死也腰間有軍符故其家得求其屍而合之予求甬上  
諸忠遺事於奉化祇得一叔度至是其家來求銘亟喜  
而爲之其誄曰  
其事不成其死無名其志可矜其目未瞑其銘足徵其  
人如生

明施公子墓碣銘

思宗以文武大臣多不足用思得勛臣戚臣與同休戚  
嘗曰此究屬吾家世臣也甲申之變戚臣尚有劉新樂  
張惠安鞏都尉而勛臣無之李國楨降賊受拷死其家

行賂於南都置之殉節之列恥矣南都則趙之龍劉孔  
昭朋附奸臣以亡其國之龍首迎附孔昭遁去自是而  
閩而浙而粵而滇祇沐黔公耳嗚呼明勛臣之無後也  
中山開平所爲飲泣於九原者也而吾於勛臣之微者  
乃得數人如寧武周都督遇吉揚州劉都督肇基皆以  
襲爵起家者然兩公已積功至大將其死宜也保定劉  
指揮忠嗣金山侯指揮承祖李指揮唐禧福州胡指揮  
上琛以末秩而死事難矣然諸公已列世爵者也吾鄉  
施公子邦玠則諸生耳是尤難矣公子字仲茂浙之鄞  
縣人施氏自明 中子襲寧波衛指揮數傳至都督



僉事翰、總戎開府施氏始大，卽公子之父也。都督雖以甲冑起家，而有儒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公子承家學，文事武備，兼習之。旣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於應襲世爵，懸而未赴。當是時，甬上世家極盛，薦紳子弟，迭相酬酢。公子於其中，所謂碧梧翠竹者也。國難旣作，思執干戈以衛社稷，乃悔曰：吾未襲爵，無可以號召人者。錢忠介公師起，毀家輸餉。忠介言之監國，許以左班從優。換授部曹，以病未上，而江上破，益鬱鬱不得志。會華職方夏謀引海上師，取浙東，公子知之，謂王評事家勤曰：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二千人，管江諸杜爲之魁，其餉吾

一人可任也。以之輔職，方可乎？評事大喜，乃共議以職方主中甄評事與公子主東甄，慈谿馮氏主西甄。先一日，爲夫已氏所發，城中大索。公子時在管江，評事來奔，偵事者亦至。公子梟其首，以兵拒命。管江彈丸地，然山谷巖險，遂得負嵎三日，力竭。公子拔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公子死，而無子。都督遂絕慈谿鄭副使平子，都督壻也。密遣人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旁。命子孫世祀之。副使之子高州太守梁，太守子貢生性，至今弗替。予過鄭氏，見壁上懸寶刀，性曰：此公子所殉也。吾以百金從老兵贖之，言未旣，流涕洟瀾，因乞予表。



其墓嗚呼國亡爵絕昌平之陵且不祀而公子有彌甥  
爲之主亦已幸矣銘曰  
上公出降徹侯內附廟社之羞不徒門戶戕戕公子攘  
臂求死一雪此恥總戎存子

明婁秀才墓石志

桑海之際吾鄉以書生見者最多奇節如所云六狂生  
五君子三義士皆布衣也當時多以嫌諱弗敢傳年來  
已再世遭逢

天子寬大屢下明詔於是烈士之遺行稍稍得出而予  
謬以文章推於鄉里諸公之碑表多以見屬吾友萬承

勲一日以婁秀才事來乞銘謂於今將修府志須君表  
墓之交使秉筆者有所據予曷敢辭秀才世居海上江  
東之破也秀才正衣巾哭謝先聖廟及祖祠徧詣親知  
與訣家人環哭而止之不可則兀立海濱之沙上俄頃  
海潮大至浮之而去家人爲具棺衾議以大招之禮葬  
之越數日海濱漁者忽見一尸隨潮蕩漾而來視之卽  
秀才也顏色如生相與奔告昇歸殮之莫不驚以爲神  
張將軍名振守石浦聞之來臨哭焉嗚呼忠孝者天地  
之元氣旁魄而不朽者也白馬素車揚波重水蓋千載  
如一印其長往也雖感之以女嬃宋玉之誠而不返其



來歸也。則亦不可度思。斯其所以爲不測也。不然。渺然七尺之軀。天吳之呵護。未必如是其嚴也。秀才少有大志。文章遠出流輩。落落不羣。或爲夸里中。邵編修景堯及第之榮。以祝之。秀才笑曰。千里生民之業。而但爾乎。於是其橫舍中師友聞之。皆大驚。憂時之亂。慨然有請纓之志。至是竟死。秀才名文煥。字長明。浙之寧波府象山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子某。葬於某處。更爲之詞以挽之。其詞曰。痛星移而物換。誓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勸予以首邱。返碧血於故廬。短礪三尺。怒潮所噬。我銘可傳。仰

籍其餘。

薛高士塚闕文

故國甬上巨室。於定海首薛氏。尚書恭敏文介二公。以同產。竝登一品。時推名臣。而恭敏公長子士珩。最稱佳公子。士珩字長璵。別署白榆。少負異才。其爲諸生時。文介公尚未第。定海鄉校所推四雋。其一卽文介。後官禮部尚書。其一文介族弟玉衡。後官歸德知府。其一謝澗。後官四川按察司使。其一爲先生。獨累試不售。以明經貢國子。先生生而鼎食。顧蕭然若儒素。內行尤醇篤。恭敏之卒。聞訃。勺水不舉。哀毀骨立。抵京扶櫬。其在苦塊。



不入寢門。祖母病中思朱櫻，適非其時，尋卒。先生歿身見朱櫻，不忍食，以恭敏恩得任子，讓之其弟，蓋其至性過人，非徒勉強名義者。同里邵尚書輔忠，奄黨之魁也。先生或與相見，有問則答，否則竟席無語。論者以為不惡而嚴，生平動必以禮，或以非道犯之，怡然不校。其人亦內媿，終身不敢見國難，既作方嚴開薙之令，不奉者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或始終崛強，至以身殉。而先生淳行內孚於里黨，託疾不出，無敢以此及之者。應門之童長年謝客，非至契者不得入見。終歲以大布之巾蒙頭，盛暑不去，其園居即在城北，正未嘗入山入林以晦跡也。嗚呼！風塵瀕洞，冒龍門積石之險，而不大聲色以過之，先生於是乎獨絕也。知定海縣朱懋華慕先生，再三致意，及門皆謝之。一日攜具徑入園中，先生避之不及，遂與飲，極歡，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恕不報謁，縣令歎息而去。是後再至，則稱病甚，不得入。晚年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海上方多事，先生為世臣風波不及焉。予考同時遺民之高節者：宣城沈眉生壽民、長洲徐昭法坊、嘉善巢端明鳴、錢唐汪魏美湖、會稽余若水增遠、鄞周唯齊曾。六人足與先生合傳，其餘雖完節，要猶未能謝絕人事。顧六人者皆得有力者之交以行世，故世豔稱之。而



先生之在里中。不過稱為長者。莫能言其大節。先生固不求知於時。然遺民如先生者有幾。而聽其無傳耶。先生世系詳見恭敏大墓碑中。生於明萬曆某年月日。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得年八十。娶某氏。葬某處。子某。所著有白榆集。同志者為上私謚曰孝定。其銘曰。章服之命。驅以刀鋸。誰稱完節。而無他處。斯為至德。冥然逃虛。我觀明季。遺民亦多。苦心崎行。或遭罔羅。孰如先生。保合太和。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蜚遞之士。甲於天下。皆以蕉萃枯

橐之音。追蹤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八子為一社。故觀察贛菴陸先生。字燦。故樞部象來毛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偁。故侍御衷文紀先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先生。昌時。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為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為一社。故農部青雷徐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舍人梅仙邱先生。子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霜臯徐先生。鳳垣。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蟄菴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學高先生。宇泰。某堂李先生。文胤。其後復增以故評事



端卿倪先生爰楛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爲之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菴宗先生誼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宇燦曉山董先生劍鏗天益葉先生謙雪樵陸先生崑而故錦衣青神余先生齋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最後南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先生斗權朱先生鉞與曉山也其餘社會尚多然要推此四集爲眉目云曉山先生字佩公一字孟威鄞人前翰林改官四川監司樾之曾孫諸生光臨之孫高士非能先生士相之子少而清俊工爲詩古文詞非能先生

自課之甲申之變非能先生尚茂齒憤甚謂先生曰兒曹無庸讀萬卷書且挽五石弓耳先生抱父而泣焚其衣巾自是父子互相鏃厲爲遺民當是時大學士錢忠介公故董氏壻尚書蒼水張公亦董氏壻故國世臣之感兼以姻眷所連倒屣傾筐以相從於焦原者董氏較諸故家獨多先生方館於族兄推官德欽家其參五君子之密謀嘗潛行至海上覘諸幕府已而煙沈潮息相繼淪喪通判光遠以自縊死推官以兵死農部德偁兄弟父子四人以悒悒死而先生力固首陽之節不妄交一人其所鬱結皆見之詩古文詞陸觀察宇燦竄取故



督師王公之首藏於密室。先生歲往哭之。及葬於城北。哭之終身。杜秀才殉義。先生課其子讀書。撫之如子。海寧查職方繼佐。最持標格。及遊粵中。得交范先生兆芝。因讀湖上七子集。歎曰。吾每飯不忘佩公與披雲也。又曰。佩公真古人。兄弟更番負米。其事非能先生。尤竭其力云。生於天啓二年九月初三日。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娶陳氏。子允實。允寶。孫四。葬於柳隘。所著有墨陽內編。外編。閩編。曉山遊草若干卷。先生之弟。徙山先生德鑣。亦有高節。不媿其兄。年運而往。文獻凋殘。諸社老之姓名。且有不傳者。予友鈍軒董宏。方輯董氏家乘。請予爲曉山表墓之文。予因牽連及之。庶後之學者。有所徵也。夫。其詞曰。

南嶽之遺民。西臺之故人。試過湖上之詩寮。猶令我黯然其消魂。百年過者。式此孤墳。

陸佛民先生志

佛民先生姓陸氏。諱觀。字賓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廣西布政使銓之四世孫。少於書無不窺。其學元元本本。洞悉百氏之流別。絕工詩古文詞。而不自表見。丙戌以後。悵然棄其諸生。其時族父觀察周明先生。執掌戈甲閒。田荆高宋之徒。旁午於庭。而先生與居相近。深坐



復閣中雖祖父忌日俱不出臨莫得見其面者獨周明  
至則納之語或移日而去乃知二人之跡不相肖而心  
相孚也周明嘗從容問先生曰今世之委身軍持者以  
開布薤之令也子之種種者固無恙而何以曰佛民先  
生笑曰非也吾所謂佛民者拂人也夫吾之冥然而不  
有其生也亦可哀矣而尚奄然而未抵於死拂孰甚焉  
拂人者佛民也周明曰甚矣夫子之昧於六書也先生  
前此授徒甚多至是皆莫得至牀下惟林都御史雷菴  
偶一見之其復閣中詩文亦惟周明與雷菴一見之已  
久得年六十有七病卒周明枕之股而哭之曰吾家五  
世相韓之痛更誰與吾分此志者乎是日也諸子弟來  
會弔者始見其髮鬣穆穆然未有損也皆爲流涕葬於某  
鄉之某原又四年周明竟以事死蓋自國步改易抗開  
薤之命以殞生者大江南北所在多有其不然者或終  
身逃之島上獨吾鄉蛟川薛公白榆與先生偃然居城  
市中風波不及須鬢依然斯亦高蹈之一奇也然而柴  
門謝客甘心於死灰槩不以逃世網斯尤難矣今先生  
之後甚衰遺文散失殆盡漸無知者周明先生之子經  
異以其事請予揭諸墓予乃序以貽之

陸披雲先生阡表



吾鄉湖上前輩二陸最多奇節贛菴副使之墓志於姚江黃公其子經異以事不備重乞予為之碑已而又以披雲先生阡表為請因曰昔宋季桐廬二孫之志晉卿華川先後爭勝何如子之兼之也予文於昔人何能為役而懼隱德之弗曜曷敢辭先生諱宇燦字春明別署披雲贛菴副使之第五弟也負才自喜俯視一切副使風格稜稜不可犯而先生稍濟之以和故世人親之以為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厲行雖嘖笑皆歸名節則一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遊荒亭木末時聞野哭同里杜秀才懋俊仗義物故先生藏其遺孤憲琦延

師教之長為授室憲琦羸弱先生撫之如嬰兒苟見其色理不和輒有憂色華亭張閣部孫茂滋囚鄞獄中先生百計出之茂滋既出而病幾死先生一茶一藥無不躬親葉布衣謙早天先生養其母終身其後茂滋旋里甫舉一女而卒憲琦亦天先生每與客言之未嘗不於邑淋漓廢餐竟日桐城方授亦遺民之好奇者避地來鄞先世館之湖樓中授遊象山而卒先生經紀其喪收拾其遺文以致其家青神余奮來鄞亦館於先生以是盡喪其先世所遺之產而不顧也副使崎嶇島寨之間踪跡艱危已而終以降卒所牽逮入牢戶家門震動禍



父乞不究

在不測先生上奉家廟下撫諸姪神色自如風波甫定而兄死矣先生隻輪孤翼身益窮節益厲故太史葛公世振登啓事親從爭從與出山太史尚壯年先生以十斷句爲祖道祝之以危學士和州之役太史歎曰吾尚可以行乎力辭不赴嗚呼翹車弓乘古人所以致畏於友朋者至後世蓋希聞矣先生以危行發爲危言故聞者足戒而太史累奉徵書卒保高蹈先生性嗜異書晚年家既貧不能具寫官乃手鈔之瀕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喆遺書垂歿尚以其書未至爲恨自棄諸生卽練衣蔬食叢林或以爲佞佛爭勸之

披緇先生笑不答及遺命不作佛事衆始瞿然少時嘗買茗娘爲婢已乃知其爲宦家女遷還之不索其值國難而後傾家以贖子女之被掠者三卹或以急告雖出晨炊之米應之弗計也然以先生之大節言則此特其緒餘耳董處士劍鐔評其集曰先生我冠正衿危坐一室焚香漑花意其人爲右丞蘇州一流乃唱歎之餘則爲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以爲詩殊其人其知者以爲人寄於詩也聞者以爲知言所著觀日堂集八卷藏於家先生生於萬歷己未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甲子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六歲娶朱氏再娶沈氏葬



城西李家橋之原其墓志乃自製者子經且其銘曰  
西湖之西喬木蒼蒼康僖而後三石爭光暨於右都不  
屈逆奄明之世臣吾鄉所瞻乃有高節國亡彌厲右都  
之子副使之弟

宗徵君墓幢銘

改玉之際吾鄉諸遺老社會極盛而湖上之七子苦節  
爲最七子之中以詩言正菴先生爲最正菴先生姓宗  
氏諱誼字在公原籍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遷鄞曾祖某  
祖某父某徽俗以懋遷有無爲業起家至陶務者不可  
指屈先生之父亦以此豪於甞而先生之性所好獨在

詩繞牀阿堵絕口不道若窶儒然江東起事議以正兵  
食正餉義兵食義餉正兵者方王諸營是也義兵者孫  
熊錢沈諸營是也正餉之出自田賦者既盡隸方王而  
浙東數十州縣各有義兵但食其地勸輸之餉勢旣不  
給尚時時爲正兵所掠奪於是遂乏食鄞之義餉以故  
太僕富推之爲主其人已迎降江上爲諸公脅之以從  
則日輦兼金賂貴戚得入閣反乾沒里中所輸而出內  
於軍中甚吝先生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  
營督師疏請獎之且言其才宜在館閣監國召詣都堂  
先生曰是將以下式出身也辭不赴江師航海資糧屏



屨不能不仍仰之內地。先生家已落，猶賃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蓋至是屏當一空，遂無擔石之儲。而先生怡然湖上之結社也。陸披雲、董曉山、葉天益、陸雪樵皆鄞產。范香谷則定產，而蜀人余生生以寓公亦預焉。七子以扁舟共遊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目視岸上人，多怪之。先生之詩如怪峯奇澗，嵯峨淡冽，不自人間。所著有南軒南樓二集，湖上集，蘿巖集，西村集，療飢集。晚年合為愚囊橐，刪定得六卷。然此皆其外集，頗和平。至內集則無見者。先生性狷急，嘗在先贈公座中擁爐圍火，適有客至，其人頗遊時貴之門，將以淡巴菰引火，先生拂然，遽曰：汗吾火矣。晚年所居僅破屋，時至絕粒，哦詩不衰。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夫人某氏葬某鄉某原，其愚囊橐今藏董生秉純。蓋周卽墨證山所手書，其銘曰：先生之詩則五荒江夕照靈於國有益於家奚惜，其命雖窮其詩則五荒江夕照靈禽所可讀我銘文如見其人。

范處士墳版文

范處士者諱兆芝，字香谷，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工部員外郎我躬子也。處士少不羈，負才自異，揮霍一切，家漸困，里人多笑而遠之。其婦翁謝氏為豪宗子弟，裘馬



炳赫。處士視之。若無存。而諸謝亦以其落拓。弗喜也。獨其婦弟二人者。嚴事之。處士曰。吾婦家祇此二人者。稍可。餘俱奴才耳。時以比之趙岐。同里華職方。嘿農。負風節。處士宗之。一步一趨。皆以爲準。職方鞅掌國難。處士助焉。戊子。翻城之役。亦牽連被囚。將行刑矣。謝徵君時符其婦叔也。以奇計脫之。遂挈家避地。郵之東偏。處士自遊江上。諸幕府以來。家盡落。連遭挫折。不自得。每酒闌日暮。語及平生。則怒髮裂冠。彈指出血。座上人咸惴惴。惟恐其辭之未畢也。好義日益甚。華亭張茂滋被俘。陸公子披雲出之獄。未能爲其歸計也。處士曰。在我而已。爲之治行李。設祭於閣部墓前。送之歸華亭。復爲之謀其家事。方去。已而窮甚。乃訪故人於廣東。甫至。而病遂不起。其從人爲旁皇。作歸櫬計。適有自慈溪至者。過之。泣然泣曰。是嘗拯我於厄者。殞當於我歸。卽爲輿。致其喪至家。然其家終不知處士之於。是。人所拯何事也。處士之出遊也。中途遇查職方方舟。相得甚歡。職方攜女妓一部於舟中。日邀處士過船飲酒。醉則相與臥妓側。至其密語。人莫得而聞也。臨別。與處士約。以次年同歸湖上脩史。而處士死。處士生於天啓甲子某月某日。卒於順治戊戌某月某日。子一基。宥女二。其長者許陸經。且



披雲子也。未娶，以哭父警。范氏辭於陸，請更娶。陸氏不可，而女竟以毀容。披雲痛之，乃更娶。基宥女配，經且子。處士卒之十五年，其孺人卒，而謝氏二弟皆已貴，爲之營護其家，重以姻好焉。處士所著復旦堂集及諸書，皆散佚於廣東。經且以其殘藁歸子，而請爲之墳記。子不敢以蕪劣辭，其銘曰：不佞處士之文，其人與世俱遠。雖灰其心，未瞑其魄。嗚彼皮相，目爲遊俠。

### 葉處士志

葉處士謙，字天益，浙之寧波衛人也。其始祖自潛山以功賜爵，世襲百戶。來寧波，居北郭。曾祖武畧將軍紳，當

嘉靖時，海濱方有王直之亂。寧波東隅日被兵，城門晝閉，浮梁中斷。大吏僅保郭內，武畧憤甚，出家財募死士，爲禦賊計。一日傳賊至，開門叱纜徑渡。遇賊先鋒於七里塾，直前揮殺賊，大創而兵不繼。賊踵至，武畧與二子俱死之。詔晉其所襲爵爲千戶。時武畧年僅三十六，相傳其人放誕，好飲博市廛中。一旦臨大節，始服其義。至處士乃以儒學起，而亦以國亡爵絕。處士爲人守規蹈矩，跬步不妄。工爲詩，其嚴格律，審流派亦如其人。顧自謂忠節之後，不肯屈身二姓。嘗曰：我家雖不敢與晉之陶氏比大，然其爲世臣則一也。聞者多笑之。當是時，



句東遺民極盛而寓公亦多桐城方子畱成都余生生華亭宋菊齋皆重處士詩筒往來無日不相唱和顧蕉萃特甚嘗於夏日曝衣持武畧所遺緋袍泣曰此茜色者尚與當日沙場戰血相映紅也今孫輩之生存負乃祖矣所居不蔽風雨其徒或為之謀徙宅則曰此所踐者先將軍賜第之士也弗敢易一時遺民共為賦城北破廬詩周鄧山過之歎曰昔人之稱東發一餐竟日不願長生今於天益見之時處士母在堂東脩所入不足供甘旨則稍為人應詩文之請以潤筆然非其人不許也尋病瘧不起訣其母曰兒所恨者以母在也不然兒

死晚矣無子葬於城北武畧大墓旁嗚呼處士之齋志柴門其與武畧之橫身馬革一也顧不得之軍師國邑之世臣而得之草野乃知忠孝之稟各有所鍾數十年以來耆老殆盡固無能知處士之大節者即以其詩亦在湖上七子集中而今知者鮮矣予友董竑既屬予撰曉山先生墓版文更為處士請予乃為之志以俟他日之錄遺民者

周徵君墓幢銘

鄧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少即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



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肯以山澤矚夸篇什者。卽其抹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爲御史所識，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資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爲土兵突至，縛之去。竄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囚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而部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賂故來請，或力而拘，或慙而免。

將軍乃爲秀才欺耶。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榜掠之。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吉、百方營護而沈閣學彤菴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蹙，嘗自笑曰：吾今且爲半人。因別署巖翁，嗚呼。由其報知己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間可知也。先生踪跡遍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申鳧盟傅青主於江右，則王叔一於閩，則許有介於山左，則于公治、紀伯紫喪亂而後，嘗盡薙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遊，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



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辭。次年卒於京邸。生於明萬曆己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方產女，七日，喧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爲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定之槁。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因鹿島時著滂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執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談諧閒作，輒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閻徵君百詩嘗曰：鄒山吾家白奪山人之儔，而詩過之。雍正癸丑，宛春寄予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傳乞予表阡，忽忽六年未及撥槁。予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予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讚曰：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作詩人，我銘其阡，以慰後昆。

耕巖沈先生續志



魚... 卷一  
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至今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畫遊江湖間語及之即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其在甲申以前不可勝紀甲申以後尚多有之崑銅先生殉節暴骨雨花臺後適有石埭合姚六康介人求見先公曰若能爲我瘞崑銅殊勝於見我也六康亟召崑銅弟子以葬資而其弟中飽其金先公復貽六康書卒葬之蘭谿令李滄葦餉百金先公故不受達官一絲粟時適欲葬故人乃以其半爲葬費而以其半坎而埋之先公之於朋友如此而今何

如矣猶憶二十年前吾友長興王豫者志節士也曾聞而悲之爲書以告浙中好事之士謀哀金以成此事而不克今王豫亦死予官京師有以寧國守來見者予將屬之及見其人則俗吏也恐言之亦無補乃止及歸而予連遭先人之變不暇念及此去年之江都聞臨川李閣學持節試白下予渡江訪之欲令檄下有司爲助而臨川病甚弗能及因歎麥舟高誼如斯之難吾輩徒手之苦賦詩一章志慨迨返棹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曾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聽其一棺淺土耶吾力雖薄當爲任之子狂喜亟下拜時已歲暮予歸浙東



今年重慶以書來促子東裝共赴宣城而兆符館於桐  
 鄉予乃使人邀之同行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璐聞  
 之致金為助而仁和趙昱故前此王豫所致書屬之者  
 也亦以書來且助金遂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勒南  
 雷之文於石納諸壙中而予續紀其葬之歲月於後兆  
 符曰子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獅憶  
 南雷深衣幅巾須眉靡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之  
 文行天下且三易藁黎矣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悲  
 夫

鮑琦亭集外編卷六終

夫  
 兆符  
 志  
 士  
 會  
 聞



卷之四